

文化與文明

葉法無著

上海黎明書局印行

復旦大學叢書

文化與文明

葉法無著

上海

黎明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九年二月初版

復旦大學叢書

文化與文明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著者 發行所 代售處

葉法無

黎明書局

黎明書局
上海四馬路望平街時事新報館內

北新書局 民智書局 三民書局

開明書局 啓新書局 環球公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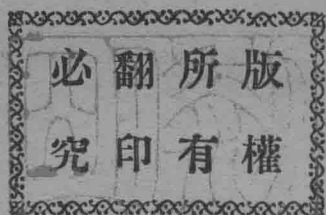
現代書局 光華書局 聯合書店

新月書局 華通書局 神州書局

合作商店 神州國光社

北新書局 羣衆圖書公司

北平 總代理處 佩文齋書莊



總批發所
上海南成都路大德里
黎明書局

本書作者的其他著作

(一) 文化評價

(二) 倫理問題

(三) 現代社會學

(四) 社會學與社會進化

(五) 社會科學批評

(六) 孔德哲學

第一篇 斯賓格拉的文化史觀及其批評

『歐洲的沉淪』

(一) 引言

(二) 斯賓格拉的歷史的根本思想

(三) 文化與文明

(四) 過去各種文化的形態

(五) 浮士德的文化

(六) 將來的俄國文化

(七) 斯賓格拉對於科學藝術倫理的見解

(八) 沉淪後的歐洲

(九) 我們對於斯賓格拉思想的批評

文化與文明

目錄

第一篇 斯賓格拉的文化史觀及其批評

『歐洲的沉淪』

(一) 引言

(二) 斯賓格拉的歷史的根本思想

(三) 文化與文明

(四) 過去各種文化的形態

(五) 浮士德的文化

(六) 將來的俄國文化

(七) 斯賓格拉對於科學藝術倫理的見解

(八) 沉淪後的歐洲

(九) 我們對於斯賓格拉思想的批評

第二篇 曼恩的文化思想及其批評

『一個「非政治的」意見』

(一) 曼恩的根本思想

(二) 曼恩對於一九一四年歐洲大戰的觀念

(三) 德意志民族的特性

(四) 藝術與平民政治

(五) 我們對於曼恩思想的批評

第三篇 克斯爾林的東西文化觀及其批評

(一) 克斯爾林的根本思想

(二) 克斯爾林對於東方文化的觀察

(三) 宗教與倫理

(四) 克斯爾林對於一九一四年大戰的觀念及德意志未來文化的推想

(五) 新文化的路向與智德學校

(六) 我們對於克斯爾林思想的批評

(一)引言

現代之歐洲思想有急劇的轉變，安斯頓 Emile 的相對論之確立，對於自然科學已起一大革命，這是我們都知道的。至關於社會科學（或文化科學），也有相同的趨勢。法國的社會科學派領袖涂爾幹 Emile Durkheim 與布格勒 C. Bouglé 既倡言社會現象之客觀研究的必要，又復努力於文化價值之澈底社會的理論；以爲集團表像不單是客觀的，而且是價值的對象。這個理論影響於社會科學的改造極大，心理學家仲馬 Georges Dumas 等著心理學大全 (Traite de psychologie)，許多心理學家皆一致承認涂爾幹的理論；以爲研究「人」的科學，心理學僅能盡一部份的責任，個人心理學應限於生理學的機體反應的研究，至其他種種心理的活動凡是意識的都是社會的。故達偉 Georges Davy 即提出他的心理社會學 (Sociologie psychologique)，以爲人類的心理活動，智，情，意的生活都是集團生活的反映和結果；所以一切以個人心理爲出發的社會心理學 (Psychologie sociale)，是根本

錯誤的，要明白人類的心理只有從客觀的社會環境與集團表像的研究才能了解。心理社會學要利用各種比較史的材料來尋求人類的心理活動，智，情，意的起原，變遷，進化及其原因和定律，集團表像就是心理社會學的對象；至其他所謂精神科學如論理學，倫理學，美學，以及價值的研究，也是社會學研究的範圍，社會的研究是實在的同時又是價值的。

至於德國因為他們的思想環境與法國有些不同，他們便致力於歷史文化的研究。杜洛爾史 Ernest Troeltsch 的宗教文化史觀既足代表現代德國歷史學派的思潮，西貢爾 Simmel 的形式社會學之提倡也可以看出德國思想之哲學的淵源。在大戰以前尼采 Nietzsche 既力言文化價值改革的需要，最近克斯爾林 Keyserling 發表旅行日記，更顯出文化價值問題之緊張。斯賓格拉 Spengler 更以歷史形態學的方法，發表歐洲的沉淪的文化史觀，尤引起思想界的注意。我們曉得最近以來德國的學者多致力於『文化』與『文明』，以及『歷史』與『自然』兩種概念之區別，他們以為文化便是精神，理想，宗教，倫理；而文明却是物質，機械，決定論。至於歷

史則是特殊，唯一，個性；若自然則又是同質，決定論，因果。他們便以這種的區別來判斷人類的歷史文化。這種思想究竟有什麼意義呢？如果社會學研究的對象就是集團表像，研究社會學的一個目標就是價值的判斷，則這種理論，以及由這種理論所產生的文化史觀，更不能不注意。

斯賓格拉 (Oswald Spengler) 於一八八〇年生於『Harz』。他是一個數學家而同時對於哲學和歷史亦極深造。在一九一七年即發表他的名著歐洲的沉淪 (Der Untergang des Abendlands) 第一本，其後又發表第二本。此書出版後即引起德人一種普遍的同情和熱烈的歡迎，出版不久即賣出十餘萬部，這可見這一部書的威權和德人的崇拜了。他這部偉大的著作我們可以看作是一切德國思想最近的表示和成功，也可以說自從萊卜尼茲 Liebniz，康德 Kant，歌德 Goethe，雪萊 Schiller，黑智兒 Hegel，叔本華 Schopenhauer，劃宜 Wagner，尼采 Nietzsche 以來德國一切思想的最近的綜合的產物。他取得的名譽很像戰前法國哲學家柏格森 H. Bergso 所取得的名譽一樣。但是他這一部的著作其內容是完全根據一種歷史哲學的觀

察而寫的，他對於偉大的詩人哥德特別表示尊崇，并認為是他的思想的唯一的先導。這篇所述就是根據這一部歐洲的沉淪而作的，這部書現在各國均有譯本了。我們對於斯賓格拉的歷史的根本思想雖不能完全贊同，但我們終亦不能不承認他是一個博學的歷史家和哲學家。

(二) 斯賓格拉的歷史的根本思想

斯賓格拉的歷史的根本思想是很不容易了解的，他用來充實他的思想的證據又極豐富和複雜；無論那一種科學由純粹的數學以至考古學甚至文學中的詩歌，他都有極精密的和完備的認識，并且他對於這些智識都有一種與前人不同的特殊的見解或解釋。所以我們一讀他的這部名著所謂歐洲的沉淪便不免感到種種困難，感到我們的學問未免太斷片的了，歐洲學術的淵源真使人興嘆。但是我們如果要了解他的整個思想，我們也不能不預先在可能的範圍內，說明他的根本思想。他的根本思想是一種極深刻的歷史的時間的哲學，這是我們第一要先明白的。

什麼是斯賓格拉的歷史的根本思想呢？他以為人們的心靈都是有一種最親密的命運的感覺；因為人們時時都覺到自己的生活好像是被指揮著的。這種神祕的命運的生活的感覺，原人與幼童都是有的，不過受過高等文化的人則比較明瞭一些。然這種命運感覺的傳達除了宗教和藝術的暗示之外，一切普通的概念或智慧的論理，都是不能夠傳達的。因為這個命運的觀念是完全由生活的經驗所得來的，不是由科學的實驗所能知道的。其次命運是一種有機體的生活的論理，與一切無機體的在空間上的死的論理是澈底不相同的。但是人們這種澈底的心靈的感覺，有許多系統的思想家都沒有了解他的意義，或完全不注意到這點。譬如康德，他雖講智覺，判斷，注意與記憶，然對於所謂希望，幸福，悔恨，服從或反抗，種種模糊的生活的感覺都沒有解說。但是我們若使以為這種最親密的生活的命運的感覺是有因果或定命論的，則又不免陷於謬誤；因為如果以因果來解釋就是把生活的東西誤認為認識的對象，或以為可以認識的了。其實有因果的凡能夠由語言解釋的都是智慧的實驗的形式；至命運則不相同：命運是一個最確實的內心的

感覺，而不能以論理或文字來證明的。因果的存在可以用物理的事實，與認識的理論，或概念的分析來證明；若命運的觀念只能由藝術以一幅畫像或一幕悲劇或一曲音樂來傳達，因果是理論的，而命運或時間却是創造的；命運是屬於生活的，而因果則是死的東西。

這樣講來，究竟什麼是命運呢？斯賓格拉以爲命運就是人類心靈的宇宙的思想歸病，牠是人類趨向光明的願望，趨向完善的衝動。這個觀念在過去的人類都有深刻的感覺，只有後來在大城市居住的人民，因爲種種不規則感覺的發展而特別是由機械化的智能的發展，於是漸漸把他的內心生活的命運的感覺都消滅了，結果便以最膚淺的因果觀念來解釋一切現象。我們要曉得人類的因果思想是比命運的感覺較遲才發生的，因果概念的成立是在人類的智慧變成征服自然的時候才確定的。智慧的發展到了這個時候，於是便採用因果的實驗的方法，把一切生活的變遷都化爲固定的不變的，結果我們當然只看見整個宇宙的存在，都是有因果的狀態，毫無親密的神祕的事物。此後人類的思想便完全用智識的範疇來思想，這

個智識的範疇康德以爲是先天的活動的；一切正確認識必然的形式，就是由運用智識範疇的結果；於是產生一個自然的系統。這個自然的系統是完全人類精神的反影，但是我們如果照哥德的態度，只賞鑑生活的宇宙，把固定的感覺轉爲生動的直覺，那末我們便能了解所謂時間並不是一個精神的概念，或一個空間的進向，而却是內在的與命運一致的歷史的真正狀態。

其實只有最親密的命運的情感才是因果概念的基礎。一切組織系統的思想家，對於命運都沒有什麼解說，就是因爲他們的抽象思想是不能了解生活的；但命運却是超出一切以概念來觀察而得的自然系統之外的事物。他們只有認識自然的宇宙，並且以爲自然是唯一的宇宙，故他們解說時間的時候，都是沒有注意時間的不能復返的根本的性質。他們並沒有解說時間，而只是解說由人類精神所製造的自然；並且所謂時間的意義，預先也充滿了空間的東西，以便達其理論思想的目的。他們是完全沒有想到另一個宇宙的可能，另一個真正的時間的歷史的宇宙。

須知時間與空間是完全不相同的，過去思想上有許多問題不能解決，就是因為沒有時間的認識；然而時間却在空間之先，并且是空間的基礎。人類是先有命運的觀念，後來因為命運的矛盾，才發明因果；因生活的恐怖才擴大因果的範圍，同時并創造一個完全空間化的時間。但這種思想是錯誤的，因為生活的是不能解說的，不能復返的唯一的，不能重新製造的。在思想上如果把時間和空間兩個概念認為是兩個平行的概念，那是最錯誤的；只有空間才是一個概念。至時間則完全不同，就是以方向來解釋時間，也是不對的。因為這些解釋，我們仍不免想到光學上物理的現象，原始的人類並沒有解說時間，而都是生活的。受過高等教育的人，則創造一個妖怪似的空間化的時間，以便達其數學的論理的目的。這種時間的空間化的運動，在一切文化發展的時候很早就產生了；所以我們要了解時間的問題是最困難的。斯賓格拉以為在一切古代的哲學思想中，只有在奧古斯丁 *St. Augustin* 的懺悔錄中我們才尋出一種比較對於時間的觀念有深刻的感覺。但是究竟什麼是時間呢？他却不能解說了。

人的生活恐怖是一切概念的起源，因果的要求和創造便是這種恐怖的結果。這種恐怖是人類對於生活的第一個思想的態度。這種恐怖的表示在表面上看來雖極微弱，但是在一切的語言，真正的藝術，和一切哲學思想上都可以看出的。惟有大城市的居民才失了這種煩悶，或只以科學的概念來否認，不承認有什麼神祕的事物。然我們也要曉得在所謂高等文化中，這個情感仍是居於一切藝術的宗教創造之先，但後來却漸漸用因果的概念來毀滅這種恐怖。因果概念是帶有治理一切的力量，大城市的居民因為有因果思想的訓練，時時都依照自然法則去思想。從這些科學的或哲學的成見，在大城市中遂完全沒有人反對了。他們以後便完全不討論，而承認一切現象的因果觀，以為機械的宇宙就是唯一真實的宇宙。

人類為什麼走這一條因果的路向呢？這是極容易明白的。因為認識等於權力，由這種智識的權力便可以反抗模糊的可怕的命運的壓迫。須知一切抽象的思想家，凡是運用因果的，都是代表生活的怨恨來反抗命運的。因這個怨恨的結果，於是純粹的理性便否認一切在理性之外的可能，並且以為理性是與藝術的創造相